

大众日报  
客户端大众日报  
微信

## 报告文学

### 引子

寒露过完，我们选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清早出发，兴奋地踩着油门，往章丘的深山里去。

山路蜿蜒盘旋，一路的风景美不胜收。沟底的淙淙溪水清冽欢快地奔涌；深谷中烂漫红叶初染霜华，悄然向上即将铺满山坡；角落里偶尔伸出一两棵柿子树，果实鼓鼓圆圆、密密匝匝地挂在枝头，被秋风轻轻摇动，仿佛也叮当作响……两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翻过一座山，又越过一道岭，视线总被车窗外这样的风景吸引着，一刻也未曾离开，嘴里还时不时地重复感慨着：山里的秋色怎么这样醉人！

没看够！我们沿河上行，不久一个小山村映入眼帘。绿树掩映下，古树、红花、小桥、石屋相映成趣。云彩顺着风袅袅步，阳光瞬间洒了一场院。快至晌午，有老人随手把拉山货的小车一歪，叫上几个伙计在树下盘腿话家常。这时半山腰的农家饭店，铲子和大锅台也碰出了交响，炒鸡、炖羊肉的香味弥漫，真馋死个人！忽而觉得，此刻，这幅山里的秋色图有了烟火气，更加完美了。

“俺们这里叫石匣村，现在是网红村。早两三个月，你们还能在这里过半年，听大戏，吃伏羊哩！这些节目都跟着走上一遍，那才算没白来。”听他们不断赞叹，有人主动走过来搭腔，自豪劲儿闪耀在嘴角眉梢。他说话带着股特别的劲儿，眉目间或藏着点韵味节律。

“您不是会唱戏？”我们忍不住问道。没等他答话，身边的村民抢着介绍，说这是当地章丘梆子剧团团长、章丘梆子第十代传于亮兴。

我们赶忙请于亮兴多给讲讲。“这是让俺编编！”他笑了，热情地领我们到村口的古戏台前坐下。“要是用章丘梆子把咱石匣的节，石匣的戏，石匣近几年的大变化唱出来，恐怕几天几夜唱不完呢！哪天我真忙活忙活这事儿，名字就叫……《石匣村破‘匣’记》，咋样？”于亮兴问。

“这个可以有！”我们笑着回应。

### 英雄梦

石匣，这个名字就与山有关、与石相联。有歌谣为证——石头山，石头梁，石头房子石头墙；石头街，石头峪，石头小桥石头路；石碾子，石磙子，石桌石凳石椅子……石匣村，真是个“石匣子”。

这“石匣子”位于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的最南端，与莱芜区接壤，四面环山，真像个宝匣藏在深林之中。山间还有凉水泉、圣水泉、神仙泉、凤凰泉等数十处。汶源溪便由各路山泉汇集而成，汶源溪又奔入嬴汶河。盛夏时泉涌水涨，路石奔流，经石桥，绕古庙、穿过村居，好不喜欢。

打开“石匣子”，涌出的是汨汨的历史文化资源。讲起这，于亮兴格外自豪。生于1977年的他，打小就爱坐在河边，听爷爷讲关于石匣村大大小小的传说。相传，泰山老奶奶在这里落过脚，此处便沾了“仙气”。后来，这些石头被垒在山脊梁上筑起齐国长城，蜿蜒起伏，护住了一方平安。这里曾是齐国防关重地，相峪关、黄石关、九顶关呈拱卫之势，六岭七寨十分壮观。村里的戏台就是古时的“官地”，曾是齐军安营扎寨的地方。这里家家饭桌上“泉水豆腐”所用泉水，就出自此地蘸火泉。那泉，本就和打造兵器有关，齐兵将锻成的剑、戟、长矛放到这泉水里淬火。也正因此，于亮兴每每吃到泉水豆腐，总爱狠狠嘬巴嘬巴滋味儿，仿佛那豆腐也是经过水与火淬炼，才有了今天的坚实和香醇。

在长城城关下长大的孩子，都有个英雄梦。这梦在石匣人这里代代相传，此种传承不是尚武好斗，而是靠山面水，畅快地吼啊、唱啊，吼着吼着，唱啊唱啊，章丘梆子便流传开来。

村里的老人，管章丘梆子叫山东吼或者靠山讴。据史料记载，石匣老戏源于汶上福字班。清代中晚期，汶上福字班艺人福祥、福全师兄离开汶上，辗转来到石匣村开班授课。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，石匣戏便声名远播，前来学艺的人络绎不绝，其影响已及章丘、莱芜接壤处的广大

沉寂的小山村一下子沸腾了。激动得整夜未合眼的村民们，翻箱倒柜地把戏服翻出来穿上，把锣鼓抬出来擦

亮。他们扮上彩妆，舞起长绸，吼起来、讴起来，在嗓子里憋了快20年的梆子腔，这下又响彻石匣村的山涧。

# 破“匣”记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段婷婷

地区，其势堪称鼎盛。

可唱梆子就能圆英雄梦？石匣人都对此深信不疑。“吕剧、梆子戏，说的都是家长里短，表的尽是儿女情长。章丘梆子不同，唱的是气势恢宏，震撼人心的历史大事。”于亮兴举例，其中有西汉吕后乱政那段历史的《红打朝》；有演绎东汉时期大败番兵铲除奸佞的《姚刚征南》；还有《诸葛亮吊孝》《司马懿探山》……“唱不尽历史变迁，表不完家国情怀。这也充分说明，石匣人是很有格局和胸怀的。”他说。

来了兴致，于亮兴站定扬手，唱道——

“我在此城楼用目观，司马懿领兵有万千。但不知道人马有多少，盔缨照红半拉天。刘皇叔白帝城他把天见，扶起了后主爷执掌江山。先帝爷白帝城托孤于俺，哭了声老主爷你在哪边……”

这是《空城计》里的选段。唱腔几分高亢，几分豪放，却也有几分苍凉，几分忧伤。

“能听出有点秦腔的味道不？”于亮兴进一步解释，再在早里算，章丘梆子真就起源于山西蒲州梆子和陕西秦腔。明末清初，山陕地区流散艺人来山东谋生，在黄河两岸演唱。

“这梆子沾了咱章丘的水，沾了咱章丘的泥，慢慢就与本地秧歌、民间音乐、方言土语融在一起了。所以大部分北方人就是乍一听也会倍感亲切。唱腔里，最能抓住观众的就是那一声声的吼与讴。吼时宛若异峰突起，畅快豁达；讴时婉转悠扬，细腻深沉。这也正是石匣村人真性情的体现嘛！”于亮兴说。

### “过半年”

吼着、讴着，梆子戏在石匣村就唱了三百年。清朝时期由于、张、景三家出资搭班收徒传戏，梆子戏在章丘风靡一时。于亮兴就是于家的后人，他的高祖于成祥曾经名震一方。民国时期，于成祥经常率石匣村戏班去赶厄山、女郎山等庙会。于成祥之子于万圣八岁登台，专工生角，成功塑造了杨继业、寇准等章丘梆子经典舞台形象。1947年，戏班为解放军慰问演出《杨家将》，于万圣还被解放军指战员称为“活着的老令公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石匣戏班红遍济南、滨州、德州、泰安等地，大戏鸣锣开场，一唱就是好多天，乃至戏迷嘴边常说——“豁上今天不赶市，也要先看梆子戏”。

村里老人还都认定，章丘梆子在石匣村生长起来，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人和自不必说。所谓天时，一定讲的就是石匣村“过半年”的习俗。

那是当地一等重要节庆。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，人们杀羊祭祀龙王神，祈求下半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然后，老少爷们纷纷用石头搭灶，架起铁锅，用山里的泉水炖起自家的肥羊，再欢聚一处，美餐一顿。石匣人也很懂养生，夏天吃羊肉，确有暖胃生津、增进食欲、增强体质之功效。但这背后，也体现着当地一种“攒文化”。旧时日子清苦，几户人家得凑钱买来一只全羊，尽情地享用一番。羊金贵，须文火清炖，保留其原有的鲜嫩，只撒点盐，胡椒等最简单的作料，连肉带汤一分，吃到满口留香，满头大汗，方才过瘾。

吃得肚儿圆，再把梆子看。“在喧天的锣鼓声中，故乡的老戏就开场了。唱戏的演员就是本村的乡亲，昨天还摸着锄头的二大爷、四婶、老六爷爷……今天只要登了台，随着漫天的锣鼓，盈耳的丝弦，一个个忠孝节义，哀怨缠绵的故事就登场上演了。演员在台上唱得板有眼、淋漓尽致，台下的老乡听得如痴如醉，乐在其中……”石匣村的于永将回忆娓娓道来。

我们脑补着人声鼎沸的“过半年”情景，实在无法与眼前这个悠然静谧的小山村联系起来。想来，要在半山腰的梯田上刨地耕种是极辛苦的。烹羊唱戏，无疑十分奢侈，但石匣村的人们省吃俭用也要攒一个“半年”，生龙活虎地庆祝。其实这寄托了他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恩，也搞劳了自己长久以来的辛勤劳作，更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希冀。这种朴素、真诚的“过半年”，丰沛了石匣人的精神世界，也为农耕生活涂上了格外浪漫的色彩。

“地利”又指的什么呢？我们问于亮兴。他把目光投向了村东头的古戏台。古戏台由青石垒筑，20世纪90年代工匠在重修戏屋时，在一条檩木上发现了“清道光26年”字样，足见其历史悠久。戏台坐南朝北，正对的就是“官地”，能容纳3000余名观众。可在章丘

梆子最辉煌的时候，

这点场地哪盛得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，连崖头上、石阶上都是人挨人、人挤人，场面堪比现在的大型演唱会。

不过到了20世纪末，石匣老戏开始没落了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石匣外出学习、打工、创业，唱戏、学戏的人越来越少，观众席上渐渐清冷，即便到了“过半年”的时候，大戏也不再在舞台上响起。

这是于亮兴多年的心病。尽管他也走出了大山，到县城做销售、干餐饮、买房结婚，但作为章丘梆子剧团团长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，他始终怀揣着石匣老戏能再火一把的梦想。多少年了，他做梦也见着爷爷领着戏班子在院子里排戏，还记得老人家弥留之际，望着墙上挂着的一排排髻口，浑浊的眼里满是不舍。

“爷爷的盼望，也是我的盼望，更是乡亲们的盼望！盼着咱的章丘梆子，咱的石匣村，能有个大变身！”于亮兴说。

### “匣子壳”

一想到曾经红火热闹的石匣村，变得这样寂寥又落后，时任章丘区官庄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张景峰“感觉很扎心”。“再这样下去，不只戏唱不了了！石匣村真就只剩下石头了！必须把制约石匣村发展的‘匣子壳’破掉！”他说。

打破“匣子”，得靠能人。张景峰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，想到了景华。“可人家干着几个亿的大买卖，为啥回来接手这苦差事？”忐忑中，张景峰打通了景华的电话。

电话那头，反复确认这不是个玩笑以后，景华倒沉默了。景华也是石匣村人，17岁考上大学走出山村，已在外闯荡多年，所经营的苗木产业不断做大，生意遍布北京、苏州、大连等地。每次回村探亲，长辈们都会连声说他“有出息”“衣锦还乡”“是石匣村的骄傲”……

听着夸奖，景华心里却从没轻松过。石匣村地处大山腹地，出行、运输不便，这里的发展落后了。“我是听着咱石匣老戏长起来的，更是从戏里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家乡需要，我哪有理由推辞呢？”景华回想起中学时候，站在村口的大石头上，还跟小伙伴们夸下海口——“我要是当上村干部，绝对让咱村的日子天天跟‘过半年’一样，老少爷们天天吃羊，日日听戏！”

看来这是个圆儿时梦的机会！我们对景华说，他摆摆手。“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吹牛。我如今都到了知天命年纪了，不会这么冲动。”他坦言，让村子变得富而美，这段“梆子”哪那么好唱！

“你别顾虑那么多。只要负责好班子建设、招商引资、引进技术人才，就不用每天盯在村里，也不用被琐碎的事务性工作牵扯精力。”街道给他“开了绿灯”。

这么几次三番劝说下来，景华有些心动了：“行！先试试！”

2018年12月9日，作为村支部书记，景华回到了石匣村。他至今记得上任第一天，站在村口乡亲们眼神里深深的怀疑——

“大老板做生意，当书记能行吗？”

“起码他有钱，不会昧下村里的财产。”

人们不背着他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。

耳边挂着这些闲话，景华走进村会议室，屋里仅有的两张桌子破烂不堪，几把椅子东倒西歪，村干部们抽着烟、喝着茶、聊着天，房间里烟雾缭绕简直令人倒退两步。那一刻，景华的心沉到了底。

“正人先正己，自己都不拿自己当回事，怎么带领别人！”景华憋着一口气，非要整出点名堂来。他一头扎进石匣村，住在了村里。思虑良久后，决定带着村干部把脏乱治乱作为第一个抓手。

拆违建的第一锤子从哪儿砸？这个话题一抛出，整个村会议室沉默了。

“我是两委成员，我带头！”袁善亮一拍大腿，打破了僵局。

“凭啥？没门！”回到家里，老婆没等袁善亮说完就撂下一句话。这夜，俩人越吵越狠，把电视砸了个稀烂。眼瞅着外边天快亮了，挖掘机快要开到家门口，袁善亮悄悄跑出来给大门上了“铁将军”。

这是最难的一步。打从这一步起，景华拿出最真诚的态度，一家一家地做工作。村“两委”带头，党员紧接着跟上，老百姓慢慢也就被带动起来。就这么跑断腿、磨破嘴地推进了两年，石匣村共拆除违建140余处，绿化5300平

方米。

违建拆除后，河道里的污物便全露了出来。多年来，村里垃圾都往河里倒，农药、化肥污染水质、侵蚀土壤。当地素有“上游长寿村，下游变成了短命村”的说法。

“就这还要唱梆子、吃伏羊呢？没有干净水，有嗓子唱吗？有命‘过半年’吗？”村民对此一直怨声载道。

是啊，河水清了，村落才能有魂，梆子才能唱响，日子才能过踏实！景华又带领村干部挽起裤腿，拿起铁锹，到河道里清运垃圾。

“你看你看，书记下河干活了。”

“他那是作秀，沾沾水就上岸。”

“别不信！都干了三天了，前天后晌他脚下一滑，踉跄得差点摔倒。昨天冒着小雨也在清理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”

石匣人从一开始关上门悄悄议论，到走上河沿仔细观察……一天，两天，最后大伙儿全坐不住了，300多人扑扑楞楞地全都下了河，共清理河道3公里，清运垃圾1000余立方、整修河堰300多米。随后，3500平方米的花池建起来了，近万株的苗木种起来了。桤桧石匣村发展的“匣子壳”一点点被打破，石匣村重新开始焕发生机。

### “嘉年华”

村庄敞亮了，好看了。景华觉得，石匣村的青山绿水，古桥长城，特别是那章丘梆子……这些宝贝也该亮相了。

景华请高校专家来规划更新村庄建设，让山、景、林、石屋，布局更加有致，产生移步易景的美感；又找来本地的石匠、江西上饶的木匠，对老戏台进行维护，修旧如旧、古风盎然；还请到文化行家，为如何开发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支招；当然，本村老少爷们儿的意见最得尊重……各方意见一汇总，有桩事几乎人人都提：把章丘梆子唱响，把石匣“过半年”习俗过起来！

“好，咱紧着张罗！”景华和村“两委”成员应承得干脆。2019年8月2日，石匣过半年暨乡村振兴戏剧节便热闹开场。

沉寂的小山村一下子沸腾了。激动得整夜未合眼的村民们，翻箱倒柜地把戏服翻出来穿上，把锣鼓抬出来擦亮。他们扮上彩妆，舞起长绸，吼起来、讴起来，在嗓子里憋了快20年的梆子腔，这下又响彻石匣村的山涧。

这是村民们久违的狂欢，是属于石匣村的嘉年华。老人们早早坐进“官地”，瞅着戏台出神，重新找回了“豁上今天不赶市，也要先看梆子戏”的感觉。在外打工的年轻后生们得了消息也赶回来，连未过门的媳妇也带上。这其实是石匣村“过半年”的习俗之一，谁家的准媳妇在这时顺利接来了，便给本家掙足了面子。“石匣人家亲善仁和、一旦美起来，富起来，来说媒的，真是踏破门槛儿。”景华笑着告诉我们。

梆子一声吼，大戏唱得响，伏羊咕哪香。那天，于亮兴唱完梆子，痛痛快快干了两大碗羊汤。他笑着擦着额头的汗，眼角闪着泪花，一把拉住景华的手，高兴地问：“今后，咱的老戏能唱红了？”

“能！”景华拍拍于亮兴的肩膀。

不过，他们都没留意，活动现场那熙攘的人群中，有两位戏剧界的大咖，正被小山村浓厚的氛围感染着。其中一位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李东才，一位是评剧表演艺术家戴月琴。两位本是前来采风，巧遇此次活动开场。一时间，戴月琴戏瘾上来了，临时凑凑现场的道具、化妆品，简单装扮就登了台。“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呀，张五可用目瞅，从上到下仔细打量这个女流，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，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，两鬓蓬松光溜溜，何用桂花油……”

一段《花为媒》选段，立刻让现场安静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，台上这位师从评剧大师新凤霞的艺术家，没有丝毫犹豫地将最精湛的演出带给了台下的庄稼汉们。

“山美水美的村庄，住着这么一群爱听戏、唱戏的乡亲。作为戏曲人，我太感动，就控制不住自己了！”戴月琴的话，让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这火爆场景也在各大视频平台广泛传播。石匣村一下子成为网络热议的宝藏山村。“屋舍俨然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宛若桃花源”“有明朝的石头房子，唐朝的寺院，就像历史的活化石”……网上好评如潮，吸引了大批旅游达人纷至沓来，令石匣村愈发热闹。2019年，为了方便小型演出，村子还新建了小戏台，并把废

弃的学校改造成章丘梆子博物馆，建设民俗文化馆，成立章丘梆子传习所等，旅游资源不断丰富立体。村里还鼓励发展农家乐，人气最旺时，一家石匣大锅全羊店一天就卖出七八只羊，连官庄街道中心地段的店面都不如村口的买卖红火。

待到第二年，打出名气的石匣村，迎来了人气大爆发。2020年8月9日，石匣村“过半年”暨第二届乡村振兴戏剧节开幕，进山的小路竟然堵车了。私家车、大巴车连成了串，排了几公里的长队。村里一天就涌进来了七八千人，村里老人可一辈子都没见过这阵仗。95岁的老大娘裹着小脚，也乐得跟游客们合影，渐渐地也学会了比“耶”，说“茄子”。“俺从没走出去过，可俺的照片出了名了，它跟着不同人走南闯北，等同俺见世面了！”大娘乐开了花。

大咖也齐聚石匣。刘兰芳、裘芸、袁少海、李宏图、李佩泓、雷通霞等60余位优秀曲艺戏剧名家前来助阵。其间，还举办了“戏剧中国”2020年优秀剧目展演。十天的演出活动，甚至让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彻底迷上了这个石头村，她与章丘梆子剧团共同交流，被章丘梆子质朴而博大、温雅而深邃、深植于群山之间、田间地头的腔调所陶醉。“我年年来，给乡亲们讲书，和大家一起听戏！”刘兰芳说。

截至目前，“过半年”与乡村振兴剧节的活动已经举办了四年，规格越来越高，水平越来越高，持续吸引游客10万余人。2020年12月，石匣村成功创建AAA级旅游景区；2021年获评山东省文化生态名村。

### 大舞台

“书记，把户口迁回石匣，能行不？”不久前，于亮兴带着表姑来找景华，这位老人在外生活已二十多年。今年回乡小住，被深深吸引，准备走了。从逃离到回归，正是石匣村乡村振兴的最好诠释。这几年，村里的农田净增了200多亩。返乡的人们拿起锄头，撂荒的土地里种上了小米、绿豆，以往不值钱的野菜、豆腐等都成了游客喜爱的石匣村特产，销量极佳。

面子有了，里子也得有。说一千道一万，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。立足山区资源优势，石匣村还在小米、花椒等特色农产品上做文章。今年36岁的袁继永，电子商务专业毕业，他在石匣村区域整合山地1800余亩，流转土地500亩，实现标准化种植龙山小米，并创立“南山一品”农产品品牌，开发小米茶汤、小米酒、小米营养餐等深加工产品。村民腰包也越来越鼓，村集体收入也越来越多。如今村集体收入比3年前增长了10倍。

前不久，一辆大巴车开进了石匣村。除了吃饭、游玩，游客还想包场戏。原来，章丘梆子不仅可以时时唱，还能赚到演出费，这也让当地人有了更大的“野心”：让章丘梆子走出去，走向全国舞台。

章丘梆子繁盛时有130多出戏，从春秋战国唱到清代。不过，这些戏仅靠口口相传，不少散落在了历史长河中。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，2019年起，于亮兴等人整理章丘梆子的剧本，如今已经有40多出戏结集成册。2021年，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支持下，章丘梆子进京演出。但历经大舞台锻炼，景华和于亮兴都对我们坦言，发现了很多业务上的不足。所以，章丘梆子的提升工程也提上日程。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帮助支持下，章丘梆子正在完善细节，打造新的代表剧目。“争取明年五一之前就拿出剧本框架。”于亮兴说，他们要通过100分钟的剧目把章丘梆子的演变史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来。

“现在觉得轻松一点了吗？”我们问景华。“这些年无论是村‘两委’，还是党员，都找到了方向。党建引领唤醒了许多党员的初心。我们肩上担子并没有轻松。”景华说，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他们还有许多事要谋划：如今“石匣过半年”被成功注册为商标，未来过半年、唱大戏、吃伏羊、赏泉水，这个品牌要持续擦亮。此外，石匣的后山还有待开发，寺庙等还没有修缮，村里还有“扮玩”等许多文化没有挖掘……

晚霞渐收，蛙鸣相伴的夜色里，戏散场了。清凉的山风，穿过几千年沧海桑田，拂过小山村，拂过景华的思绪，也拂过石匣人的梦。大山深处，有一个激荡的主题，持续被唱响，石匣村石匣人正走向更大的舞台……

